

曾经,我自愿当了一回“人质”,其情其景,现在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目。

那时候,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刚在县级检察机关铺开,一切都在探索中前行。我院民事行政检察科挂牌成立时,只有两个人,一个科长,一个副科长。两位同志年龄偏大,工作认真且谨慎。没多久,院领导找我谈话,说我刚出大学校门,年轻人有闯劲,让我到民事行政检察科工作。

在审查一起民事申诉案时,需要辨别一份关键证言的真伪。申诉人说,那份证言是假的,证言上的指纹根本不是证人本人所按。

按照工作预案,我们陪同我院技术科专业人员到二百里外证人家里提取证人指纹标本,然后连同证言原件送河南省检察院技术处进行鉴定。但是,省院技术处工作人员说最好的办法是带证人到省院技术处,由省院技术处工作人员当场提取。

证人是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个子低矮,驼背,清瘦,常年做农活的缘故,双手黧黑,严重变形。他和老伴带着一个十二三岁的儿子在家生活,两个成年女儿外出打工。家里生活清贫,三间土瓦房破败不堪,摇摇欲坠。屋东墙外搭建一间草棚,草棚里养着一头母牛,母牛刚产下一只小牛犊。证人夜里就睡在草棚里,看着看着若珍宝的一

“妈妈,等两天我们幸福一点儿再买。”童装商店里,女儿看上心仪的碎花连衣裙,只因妈妈一句“有点贵”,女儿便一边说着,一边拉起妈妈往外走。

妻子对我说起这事儿,霎时,我心里五味杂陈,既因刚刚上小学的女儿这般懂事而欣慰,更因不能满足女儿小小的心愿而深深自责。

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刚刚考入机关,收入低;妻子刚下岗,三口之家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以致购买一套总价三四万的住房,房款大多靠借贷。记得曾向一个自认为关系尚可的朋友借2000元被拒,转身的瞬间,我眼里噙满泪水——不为别人拒绝,只缘自己太窘迫!我明白,别人不借是本身,借是情分。多年后,我跟这位朋友的情分从没有断过。

也有人建议我“找关系、想办法”解决妻子的工作问题,毕竟身在机关,总是能够借助一些“外力”的,但我想都没想就否定了。不是没有心动过,

一股热气

李砚明

1981年,我从部队复员后被分配到山西省榆次市检察院——现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检察院,在经济检察科。

一次,我和也刚从部队转业回来的母尽权到城里百货大楼背后的树林街旅店找一个案件相关人。我们骑自行车刚走到树林街与晋华街路口,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从身后猛地向前跑过去一个小青年。紧跟着,又有两个小子直奔前边的那个小伙子,上去就是一阵拳打脚踢,被打的小青年用两手护住头,不敢吭气。可是,两个小子并不停手,继续打。

这突然出现的这一幕让我和老母停住了脚步,我马上叫一声:“老母。”就下了车,上去一把抓住还要朝小青年的脑袋打的一只手,大喝道:“干什么打人?”被我紧紧攥住手腕的小子,急了,嚷道:“你别管!”我呵道:“我是检察院的,当然要管!你凭什么打人?”当时,我穿了一身警服,一下震住了那两个打人的小子。那个被打的小青年,立刻躲到老母背后,惊恐地哆嗦着。老母看这情景,严厉地说:“走吧,到治安队去。有什么问题,你们到那里去说。”

那时治安队在西顺城街上,我们从晋华街往西走,穿过一条很窄的小巷,过马路,就到了。在去往治安队的路上,那两个打人的小子的眼睛直往两旁瞟。老母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为防止他们一下跑掉,就一边走,一边放缓了口气对他俩说:“有问题,该怎么解决就怎么解决,可不能打人,把人打坏了咋办?判了刑的年轻人,有的不就是因为打架出的事?冲动害死人!你们之间有什么矛盾,到了治安队,给你们一块儿解决了……”老母在部队当指导员,说服人还真有一套。那两个小子老实了,一前一后跟着我们,加上那个被打的小青年,都到了治安队。我们在治安队说明了情况,把人交给警察就走了。

回来的路上,老母跟我说:“你可够勇敢的。”我说:“我倒不是勇敢,就是看到打人,就觉得一股热气往上涌。”老母笑了:“可不,我当时看你脸通红通红的。”

这事还真让我激动了好几天。如今,我偶尔还会想起当年那一幕。

(作者单位: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人民检察院)

当了一回“人质”

郑亮

大一小两头牛。当我们把想带他去郑州取指纹标本的事向他提出后,他头摇得像拨浪鼓,一口回绝,说家里有农活要做,说家里的牛离不开他的照顾;他老伴和儿子更是竭力劝阻,话里话外的意思很明显:怕我们把证人“关了进去”,有去无回。

我们联系当地县检察院的同志做工作,也请当地乡政府、村委会的同志做工作,来来回回商量了一上午,好话说尽,仍然没有任何结果。

这时,我情急之下想出一个办法。我和同去的科长、副科长商议,我愿意把自己“押”在这里,替他照看两头牛,最多一天时间,他回来,我再走。

证人和他的家人又是一番商议。也许是我的诚意起到了作用,临到天黑,才勉强坐上我们的车朝郑州出发。喂牛,这活计我会,上大学前在农村老家,我是家里喂牛的骨干;至于照看牛的安全,让它不被盗,既然答应了人家,就得尽心尽力,大不了夜里不睡觉。再说,证人那潮湿且散发着浓浓霉

而是心里恪守着的底线搁在那里。

妻子一时半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便给一家小家具店老板守店铺。店铺二十多平方米,摆放些桌椅床柜之类的家具,就妻子一人,一周七天,天天在店里守着。妻子的午餐,大多是我下班回家做好再送到店里。家具店位置较偏,有时半天都没人进来,真正的门可罗雀。彼时没有手机,妻子守在冷清店铺里时常无聊至极,却又不舍这份工作,仍旧想方设法推销家具,祈盼月底能多几十元或更多一点提成。

守着不温不火的家具店,妻子几度想着自己创业,可眼见一些店铺没开多久又改弦易辙,羡慕当老板却又惧怕当老板。时光荏苒,弹指间又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她得知一家紧邻小学的工具店低价转让,反复考察位置、考量项目后,她和她姐共同盘下这家二三十平方米的店。几个月后,妻姐因故退出,妻子便独自经营文具店,从此走上创业之路。

创业艰辛,可妻子却信心满满,她将自己的店取名“同步文具店”,寓意与学生同步,与时代同步。无论春夏秋冬、阴晴雨雪,每天清晨七时许,妻子便准点出门,骑行近半小时到位于老城区的文具店,先用长凳、薄板支搭起临时货摊,将文具盒、笔袋之类文具整齐摆放上去,再

收拾办公室储物柜时,在一排排文件卷宗之间,发现一袋晒干的苦刺花。

捧起晒干的苦刺花,轻捻花瓣,不由思绪万千:采这么多的苦刺花,不知母亲要跨过多少沟沟坎坎,不知要爬过多少高山丘陵,不知被多少荆棘刺痛。

故乡的苦刺花,惊蛰前后打苞,春分前次第开放,花期较长,可清明一过就没人采摘了,太太太苦。顾名思义,苦刺花味苦,那刺作何解释?因为花开在荆棘丛中,采摘时要忍受刺的戳痛。摘来后,还要经过几道工序才可以食用,先要把小刺、叶子、花茎等杂物剔除掉,接着洗净放入开水锅里余一下,捞出放入清水中漂一天左右,换水漂两三道就可以吃了。可以纯干炒,也可佐以蒜泥、干辣椒,还可烧汤,待汤沸倒入事先搅拌均匀的鸡蛋羹,鸡蛋和花羹裹在一起形成各色不等的花朵群,母亲称之为“鸡蛋滚苦刺花”,在青黄不接的时候,不失为一道好菜,下饭还顶饿。

每逢苦刺花开,母亲就忙活起来。母亲也不总为专门采摘苦刺花而忙,有时忙里偷闲采摘苦刺花,干



阳光在墙

盛利者摄影作品

味的床铺,我也躺不下去。坚持一天一夜,第二天下午证人回来,大功告成,我就可以回家了。我想得很简单。

晚上,我正在喂牛,听到证人的妻子喊孩子吃饭。由于没有吃午饭,我肚子咕咕响。我劝证人离家去郑州,像是做了亏心事,坐在牛棚里大气不敢出,听他们吃饭声,夹杂着小声嘀咕,说着埋怨我们的话。

过了许久,证人的妻子来到牛棚门口,叫我吃饭,我说不饿,她就回屋睡觉了。我坐在床上,望着屋外的月光,身处异地他乡,有点想念家人。想知道去郑州的同事工作开展情况,可惜那时没有手机,不能随时通话联系,孤寂的心绪如潮水般袭来。

第二天早晨,我正在喂牛,证人的妻子和孩子多次来到牛棚门口,问我证人工下午能不能回来,我说没问题。

中午,实在饿得撑不下去了,正好证人的妻子喊我吃饭,我蹲在牛棚门口埋头吃了一碗面条。

晚上,证人没回来,我心里开始发

慌,心情如同屋外的天气,阴沉沉的。证人的妻子和儿子大概也没心思吃饭了,站在牛棚外,不停地质问我,他们家人为啥还没回来。我解释说,路远,差个一两个半会儿的,也是正常现象……

我们在等待中僵持,在僵持中等待。过了午夜时分,证人的儿子实在熬不下去了,一边埋怨我,一边拉着他母亲回屋休息了。

第三天早晨天不亮,我强打精神继续喂牛。证人的妻子来到牛棚门口,面带怒色开始数落我,说我年纪轻轻不学好,把她男人骗走,如果她男人回不来,不会放过我!证人儿子手里掂根棍子,对我怒目而视,嘴里不干不净,骂骂咧咧,情绪激动时跃跃欲试要打人。想想证人夫妻俩生养这个儿子的时候已年近五十,老来得子,平日肯定娇惯溺爱,以致养成骄横跋扈的性格,才会如此张狂。我只能一个劲儿地解释,口干舌燥得嘴里冒火。

早饭时,来了一群妇女,是他们的邻居,抑或是他们请来的亲戚,把我围在中间,开批斗会一般,质问、责难,夹杂着污言秽语。我向她们表明身份,向她们解释,向她们保证,可毫无用处。由于两夜没有休息,中间只吃一碗面条,我已疲惫至极,也不想再争辩什么,只好静静地忍着,随她们朝我嚷嚷。

后来,更可怕的一幕出现了。妇女

文具店

黄太平

将篮球、排球挂在店铺外,又将明信片之类夹在铁丝架上摆好。一通忙碌下来,即便数九寒冬,妻子额头上也常常渗出热汗。

“阿姨,我买块橡皮擦。”
“阿姨,我要红领巾。”
“阿姨,我买文具盒。”
……………

到校早读的小学生陆续来到文具店,甜甜脆脆地叫着,妻子手脚麻利地应承着每位小顾客,五角、一元、五元、十元……无论多小的买卖,妻子都笑脸相迎,热情相待。

平日里清早这单生意,业绩差时只能卖几块、十多块钱,业绩好时卖八九十甚至一百多块钱;如遇开学,会卖得更多。但无论业绩优劣,次日清晨,妻子都会准点去文具店,既为多卖些钱,也为那些只愿到自己店里买文具的小学生。妻子态度和蔼、人缘好,不少小孩子从小学到高中毕业,都首选“同步文具店”。

临近下午放学时,接小孩的爷爷奶奶抑或父母陆续来到学校周边,妻子便将小凳子、小椅子摆放到店门外,

让他们坐着等孩子、坐着聊天。

每学期开学,是妻子最累也是最期盼的。为了备货,妻子常常是做早清早这单生意,便急匆匆赶赴新城区的车站,乘公交去成都荷花池批发市场,选购书包、书皮、学生笔。她知道学生喜欢什么,挑得格外细致。上世纪90年代末,尚无货运快递,妻子便雇人将采购的成件文具——最多时十二三件,转运至车站,再将一件件文具搬上公共汽车。许多时候,乘车人多,妻子便站在货品旁,一路站回金堂;彼时,县城已是华灯初上。待我们帮她清理好各类货品,精疲力尽的一家人回到家里,小区里许多人家早已进入梦乡。

2000年以后,顺兴等货运兴起,妻子便将采购好的货品托运至文具店;有时,她也电话联系采购,由批发商代发托运送达。再后来,随着经济状况渐渐好起来,我们家购买了小汽车,有时便开着小车去荷花池进货。

开学那几天,是文具店最繁忙的。清晨上学和下午放学时分,店里店外常被学生和家家长围得水泄不通。

苦刺花

何学彦

农活时路上遇到就摘;我们兄妹背农家肥到山地返回时,母亲发动我们摘。母亲说,饱时想着饿时,忙时想着闲时,不能空手回家。她还打了个比喻:老鹰落地没抓到兔子也要抓把草垫窝。

在母亲的动员下,我们齐上阵,七手八脚,不出半小时,苦刺花就聚集了半袋。采回来,母亲伺候我们吃过晚饭,待我们做完作业入睡,母亲悄无声息地把苦刺花倒出来,挑拣、余水、漂洗。第二天一早,我们发现天摘的苦刺花漂浮在瓮缸里,知道母亲又熬夜了,因为光拣都要耗费两三个小时。那时候,不会为母亲分忧,连一句体贴问候都没有。唉!那时候理所当然认为母亲不会累,也不会老。

每隔五天,母亲就把积攒起来的

苦刺花沥干水,捏成拳头大小的花团,小心翼翼地把这些铺簇的花团装起来准备赶集。凌晨,母亲要到离家十五里的地方赶乡街卖菜,往往到半路天才蒙蒙亮。母亲说,早起的鸟不仅有虫吃,还有新鲜空气可以呼吸。母亲去得早,卖的菜品相好,心肠好,见年纪大的、生活艰难的多给一些。面对她们的谢意,母亲淡然地说,这是家里自己的,不稀罕的。此刻母亲全然忘了每朵苦刺花的来之不易,它可不像青菜萝卜那样,它的每道工序,每簇花团无不凝结着她的辛劳。母亲的价值观里,认为比自己弱势的人理应得到帮助,她忘了自家的条件也不好,也要常常靠采摘苦刺花一类的山茅野菜换钱补贴家用。

不出十点,菜就都卖完了,母亲收了摊,见四下无人,把卖得的十几

们刚散去,来了两名年轻的壮汉,也不和我搭话,径直坐在了牛棚门口。看来他们是在监视我,怕我偷跑。这下,我真正成了失去自由的人质。孤独一人,饥饿难耐,委屈无处诉说。我坐在牛棚里的床上,心情一度悲怆凄凉。

好在当天下午,证人回来了。一到家,他就眉飞色舞地给家人讲,太康县检察院的人待他很好,让他住宾馆,请他吃大餐,着实享受了一回……

科长得知我的遭遇,狠狠批评了证人的妻子和儿子。两人理亏,低头不语。科长向我解释:一直马不停蹄,不敢耽搁,工作挺顺利,就是郑州地区下大雨,路被冲断,延迟了一天时间,想不到让你受了这么大委屈。

回来的路上,路过一小镇,科长请我吃饭,让我随便点菜。等不及进饭店,我蹲在路边的烧饼炉子旁,中原的大烧饼我一口气吃了八个。科长一脸的怜惜,劝我慢点吃,别噎着,我哆嗦着说:实在饿坏了。最想不到的是,从那时起,我落下了低血糖的毛病,一旦发作,心慌气短,浑身无力,脊背冒汗,四肢颤抖。

(作者单位:河南省太康县人民检察院)

兄弟姐妹及侄辈,便到文具店帮忙,大家一起忙里忙外,累却快乐着。

文具店卖文具,也卖办公用品。一些机关单位、公司的人也时常光顾。每每此时,妻子都打起精神,尽力在商品性价比、服务等方面让对方感到满意;她深知,单位虽然姓“公”,却也不能为了一时利益,做一锤子买卖,要细水长流。

自文具店开业伊始,我们家的锅灶便搬进了店里,中餐、晚餐都在店里吃。有时,一家人正在里间吃饭,顾客却在店堂叫着买东西,妻子当即放下碗筷,去招呼顾客。那是彼时我们小家庭的用餐日常。

妻子既当老板又当店员,还兼顾采购员、送货员,全天候、满负荷工作,常常疲惫不堪。好在渐渐长大的女儿,时常利用周末和寒暑假主动帮忙看店,妻子方才获得片刻歇息。经过妻子十五六年的拼搏,加之我的工资收入逐渐增加,一家人的生活得到较大改善,生活品质也得以提升。

生活没有旁观者,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诚如一句歌词,“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上掉下来。”我觉得最自豪的是,那些年我没有因为生活窘迫,失去自己的准则,做不该做的事情。

(作者单位: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检察院)

元钱装在贴身处。母亲之所以谨慎,是有教训的,而且不止一次。有几回,母亲卖完菜到商店买日用必需品,选好东西付钱时,才发现钱被偷了。母亲翻遍所有衣服口袋都不见钱的影子,急得满头大汗,眼睁睁看着诸如盐巴之类的生活必需品被售货员无情收回。母亲一边无奈地对售货员道歉说钱被偷了,麻烦你了,一边在心里骂:不得好死的贼,千刀万剐的贼,你知道要多少苦刺花才卖得这些钱吗?搞这些苦刺花要蹉过多少河堤沟坎?经历多少风吹日晒?忍受多少刺伤?……母亲的这些心理活动也就只能对我们说。那一刻,她抬头看看天,低头瞧瞧手,悻悻然转身离去。

从此母亲汲取了之前的教训,后来总是小心翼翼把钱藏在贴身的地方。除了买生活必需品,也不给自己买吃的,而是从布袋里拿出早就准备好的棉窝耙把,边嚼边赶路回家。回家途中,她还是没闲着,遇到苦刺花就摘,一路上采采走走,走采走采,聚少成多,回到家时苦刺花已装满布袋。母亲经常说:闲时找了忙时用,雨天做了晴天用,上月匀了下月用,今年省着来年用,细水方能长流,切忌有时尽饱胀,无时只听空腹响。

采回的苦刺花大部分卖成钱,母亲还留一部分晒成干花。干花有啥用途?用处可大了,可长时间保存,可应不时之需,譬如无新鲜蔬菜时,抓一把干花,放在水中浸泡一会,捞出后可干炒可烧汤,都是好的下饭菜;还有一大用处是做扣菜的垫碗底,故乡的年夜饭有八道扣菜,俗称“八大碗”,跟扣菜一起蒸过的苦刺花,掺杂扣菜的味道后,苦涩带点甘甜,甜中带点醇香,这滋味想想都让人垂涎。而今,随着母亲辞世的时间慢慢拉长,这种令人唇齿生香的味道渐行渐远,逐渐变成一种记忆了。

如今,定定地看一摞摞卷宗之间摊开的苦刺花,心隐隐酸涩。每朵花瓣记录着母亲爬过的山岗梁架,走过的沟壑丛林。母亲的一生如同布满荆棘的苦刺花,那质朴、坚毅的品质,总是激励我走出同样底色的人生。

(作者单位: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人民检察院)



向日葵

李陶摄影作品

检察诗人作品展

投稿邮箱:lhfk7@vip.163.com



放歌清江

范建生

站在山上喊清江,
站在山上喊太阳,
几朵白云,还有黛色的山。

一群白鹭,引领着我走进
山环水绕的画廊。
盐水女神裹着云雾做的浴巾,
对着流镜梳妆,
几分妩媚,几分妖娆。

山影浮动,分不清
哪是神女的眉,
哪是康君的肩。
绿风掀起纷乱的思绪
染绿了心情。青山绿水间
一叶豆角儿船悠悠地
摇出一道风景。

故乡的龙船调和着婉约的风,
浅浅地吟唱,
红叶舞动的万般风情,
被江南烟雨润湿。

展读清江,思绪的花瓣雨纷纷扬扬;
灵魂蹁跹,陶醉在八百里清江画廊。

(注:康君和盐水女神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对恋人。)

(作者单位:湖北省恩施市人民检察院)



蒲公英

徐从卫

潜伏野外,日复一日
积蓄力量,静待花开
感受山的巍峨,风的气息
阳光透射,云美静谧

追赶生命中的那束光
它滋润土壤郁都芬芳
它呵护万物茁壮成长
随风而起
播散晶莹剔透的希冀

无数回轻吟低唱
歌声里,给小草、飞鸟
也给白云和大地
涂抹繁星色彩

在风里随风飞
在梦里随梦扬
在雨里也跳出沉醉的舞蹈
那一天阳光正好
笑着笑着,花就开了

(作者单位: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人民检察院)